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六回 說風情趙尼畫策 赴佛會賽玉中機

詩曰： 詼諧利口若懸河，術秘機深識見多。
活計擺成花粉陣，芳名播滿麗春窩。
甜言蜜語如鋪錦，送暖偷寒似擲梭。
古誠諄諄人莫悟，至今猶說重尼婆。

話說鍾守淨正坐在禪椅上納悶，見趙尼姑來到，便問道：「趙菩薩許久不見，今日方來望我？」趙蜜嘴蹙著眉頭道：「我的爺爺，誰知道你染成這等貴恙？若早知道時，忙殺也偷一霎兒工夫來問安，這是老身多罪了。若果實知道不來望你呵，阿彌陀佛，我頂門上就生個盤子大的發背。」鍾守淨笑道：「但你講話就脫空，頂門上可生發背哩？媽媽，你是個貴冗的人，我怎的怪你。向來尊體健麼？」趙蜜嘴道：「靠佛爺洪福，老身卻也窮健。如今貴恙有幾時了？恁地面皮黃黃的，瘦做這般模樣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從正月裏得了賤恙，淹淹纏纏，直到如今不得脫體。」趙蜜嘴道：「我的佛呀，怕少了錢，少了鈔？怎麼不接個醫人療治？」鍾守淨道：「名醫也延過□餘人，並不見一些應效。只落得脾胃燙壞了，因此久不服藥。」趙蜜嘴道：「自古養病如養虎，輕時不治，重則難醫。還須另請良醫調治便好。」鍾守淨嘆口氣道：「我這病體，不爭這兩個時醫便醫得好的，縱使扁鵲重生，盧醫再世，亦恐勞而無功。」趙蜜嘴道：「佛爺，怎地就講這沒脊骨的話？你正在青春年少，又不是七□八□歲的人，怎的便醫不好？還自耐煩調理則個。」鍾守淨道：「我這一種心病，比諸病不同，不要說喫藥無效，便是眾醫生診脈時，先不對症了，故此難療。」趙蜜嘴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這個和尚話語來得蹊蹺，甚麼一種心病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又問道：「貴恙若說是心病，這病源醫人那裏參得透？昔日染病之初，還是受風寒起的，嘔氣起的，傷飲食起的，憂愁思慮起的，辛苦起的？病有根源，佛爺必自省得。自古明醫暗卜，必須對醫人說明了起病根由，方好服藥，自然有效。」鍾守淨又嘆口氣道：「說他怎地？」趙蜜嘴哈哈地笑道：「佛爺只管諱疾忌醫，那個是你肚裏的蛔蟲？」有詩為證：

老嫗專能說短長，致令災禍起蕭牆。
閨中若聽三姑語，貞烈能教變不良。

鍾守淨道：「我這病症，難對人言。你是我的意人，講與你諒亦無妨。從正月元宵夜間，得一奇夢，忽然驚醒，自此以後，漸覺精神恍惚，情緒不寧，就如失魂的一般。飲食無味，夢魂顛倒，更是一樣心疼，最不可當。常是虛寒乍熱，口渴心煩。日間猶可，夜裏最難。今將兩月，漸加重重，只恐多是不濟了。」趙婆聽罷，搖著頭道：「古怪，古怪，這病體應了一句話道：『心病還將心藥醫。』我是個不識字的郎中，不診脈的醫士。」附耳低言道：「佛爺，你這症候，有一個陰人纏擾，故此日輕夜重。若要病痊，除非服那一貼藥才好哩。我這猜何如，快對我講。待我替你尋這個鬍子郎中。」鍾守淨道：「休得取笑。」趙蜜嘴道：「取笑取笑，各人肚裏真心。佛爺休要瞞我。要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我當初丈夫初歿，得一奇疾，與你貴恙不差分毫。病了半年，懨懨將絕，畢竟也去尋了一條活路，救得性命。我趙婆不是誇口說，憑你說風情，作說客，結姻親，做買賣，踢天弄地，架虛造謊，天下疑難的事經我手，不怕他不成。自有千般本事，只是手中沒了錢，被人鄙賤，故此動掉不得。一向承住持爺厚意，賀錢送米，不知受了多少深恩，未有絲毫報答。設若用著老身，雖生人頭活人膽，也會取將來。」鍾守淨滿腔心事，被趙婆一言道著，點醒了念頭，心裏熱雜雜的，把嘴一呶，叫行童點茶。行童自去廚房裏燒茶去了。

鍾守淨起身，關上房門，紅著臉，將趙婆納在交椅上，雙膝跪下。趙婆失驚道：「我的爺老子，我只可請醫，年紀老了，做不得醫人了。」慌忙雙手扶起鍾守淨來。守淨道：「待小僧拜了乾娘，然後取講。」趙蜜嘴笑道：「休要如此。尊體不健，有話但講，果有著得力處，無不盡心。事成之後，拜亦未遲。」把鍾守淨拖起來，納在椅上。守淨道：「適纔乾娘所說，句句鑽著我的心，如今瞞不過了。正月□三那日在東廳裏，和一夥道友正講佛法，只見一個女人，立在人叢後聽講。生得□分美貌，粉膩膩一個俏臉兒，荷纖纖一雙玉手兒，身材窈窕，性格溫柔。那一雙翹尖小腳兒，更是愛殺人，儼然活觀音出現。臨去時頻以秋波送情，一時心動難制，這也只索罷了。過了兩日，正值元宵之夜，我見今年燈盛，隨著一個行童，到大街三市看玩。不想回來夜深，抄路打從後牆小巷裏過，忽見這個冤家，立在門首竹簾邊看月。我已走過了，心中不捨，以借燈為由，回步在簾外細看半晌，月下更是俊俏得緊。回到寺中，越發難過，一夜睡不著。捱到五更，方纔合眼，夢見冤家來寺許願。講道：『我是田中有稻側半初，人下小小是阿奴，寒頭貝尾王點污，出沉帝王為丈夫。』我不解其意，誘到房中調戲他，正在妙處，被一個紅臉頭陀瞧破，鬧將醒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心中耿耿不樂。自此得病，直到于今，不知他夢中四句是何解說。小僧也不思量這塊天鵝肉喫，只求得見一面，講句知心話兒，死也甘心。」

趙蜜嘴聽罷，斜著眼道：「好個出家人，要思量幹這沒天理的勾當。我若替你圖謀，連老身也要落阿鼻地獄。快休指望，老身那裏耐煩管這等閑事，撒開撒開！」抽身就走。鍾守淨慌了，將衣袖一把扯住，哀求道：「媽媽，你方纔說的□能九會，許了小僧，故訴衷腸。你若不許小僧時，小僧也不敢央煩乾娘了。若恁地變卦，真真害殺我也。」趙蜜嘴笑道：「且不要慌，我假唬你一唬，就如此慌慌張張。若要與那活兒成就時，他必有許多做作，或打或罵，假怒佯嗔，都是有的。像你這樣膽怯，怎能成事？自古說：色膽大如天。若要幹這事，須是膽包著身方纔好。我已思量定了，這女人宿緣有在，夢中那四句話，正合著這個人。住持與他前緣宿分，故此夢裏泄漏真情。」

鍾守淨見他說話有些來歷，連忙跪下求告道：「乾娘，你且猜是誰，待小僧快活則個。若果有門路，我小僧可是辜負乾娘的人？」趙婆攙起道：「我是猜詩謎的慣家。你若叫別人猜，□年也猜不出，須是我一猜就著。他夢中對你道：『田中有稻側半初，人下小小是阿奴。』這兩句是拆白的話，講出他那姓來。田中有稻是禾字，側半初是側邊加半個初字，人下小小是尔字，湊完成卻不是個黎字？他與你講道他姓黎。」鍾守淨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後兩句如何解？」趙婆道：「後兩句是他的名。寒頭貝尾是個賽字，王字污一點是個玉字。他小名喚做賽玉。出沉者，沉字出一出頭。帝王者，人之王也。他講沈全是她的丈夫。住持爺，你這般聰明，如何不省得？」鍾守淨聽罷，拍手突將起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真是個活神仙，若是讀書，賽過聰明男子。是便是了，不知這小巷裏竹簾中的那人，果是沈全妻子黎賽玉麼？乾娘密為之計，救拔小僧，倘得事諧，必有重謝。」趙蜜嘴道：「佛爺講那裏話。老身平日受了多少恩惠，些須小事，反講起酬謝來。這牆外小巷中，果是沈全家，他妻名為黎賽玉。但請寬心調養，待貴體平復，方可行得。此一節事，托在老身，不怕不成。只一件，性急不得，緩緩圖之，自然到手。」

鍾守淨道：「這黎賽玉，只怕乾娘不曾與他相識。」趙蜜嘴道：「老身昔日曾替他家換些珠翠，如今許久不曾相會。這女人的父親叫做黎鉢頭，一生本分，家裏亦頗過得。生下這個女兒，嫁與沈郎為妻。沈郎出身到也好的，不想是個蛇蠍，不務生理，弄得家業凋零。虧這女人做得一手好針線，賺些錢米養活丈夫，雖在不足之中，卻也不見有甚閑話。俗語道得好：『世間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』男子火性，婦人水性，須用些精細工夫，慢慢搏弄他心隨意肯。你不知這份風情，要隨著性子兒走。也有愛錢喜物的，也有貪酒好色的，也有重人物的，也有聽哄騙的，我到其際，隨方逐圓，一步步兒生情透路，便是鐵石心腸，我這張蜜嘴，一哄就要軟了。你也要用些心機，第一來惜不得錢財，二來顧不得面皮，三來論不得工夫。依此三著而行，好事決然成就。」

鍾守淨聽罷，喜不自勝，笑道：「小僧聽了乾娘這話，不覺病體寬爽了一半，這三件別人須不能，在小僧都依得。我有的是錢，有的是工夫，面皮要老也容易。乞在意早日，不可爽信。」趙蜜嘴道：「你但放心，不必叮囑。今日天色晚了，老身暫且告回，待靜夜再思良策，捱身做事，好歹後一日來覆你。」說罷起身。鍾守淨道：「今日該留乾娘一飯，只是西房林住持有些夾腦

風，不通世務，若知道必生疑忌，因此不敢款留。有慢乾娘，莫怪。」趙蜜嘴道：「我與你怎講此話，慢慢的有得喫哩。你且寬心睡一覺兒。」打個稽首，相別而去。鍾守淨隨即著一個道人，提了一壺好酒，兩盒蔬菜，送到趙尼姑家裏去，說：「住持爺送來與老菩薩做夜菜的。」趙蜜嘴收了不題。

卻早過了兩日，鍾守淨眼巴巴望這趙婆覆話，自早至晚，並不見他蹤影，心裏惆悵了一夜。次日巴不得天明，絕侵早起來，著行童悄悄到趙尼姑家裏去，分付道：「住持爺立刻等老菩薩講話，請他就來。」行童到得趙婆門首時，大門兀自未開。行童叩門，趙婆問：「是誰？」行童道：「是我。」等了半晌，只見趙乾□四蓬著頭出來開門。問道：「小官那裏來的，清早敲門做甚？」行童答道：「我是妙相寺鍾住持爺差來，請老菩薩講話的。」趙婆兒子聽罷，也不做聲，自在地上拾了一把亂草，去尋茅廁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婆子刁鑽不是痴，鍾僧須索自尋思。

入門欲問榮枯事，觀看容顏便得知。

話說這趙婆故意做作，上身穿了一領破布襖，下把一條舊裙子掛了腰，扶牆摸壁，走將出來。問道：「小官莫非是鍾老爺差來的麼？」行童應道：「正是。」趙婆道：「請坐，我昨日早間正要煮些粥兒喫了來見住持爺，不期灶下無柴，櫃中缺米，因此將兒子罵了幾句，反被他嚷我一場，飯也沒得喫，倒滂了一場大氣。餓得眼花，氣得頭暈，昨日睡了一日，不曾來望得住持爺。小官煩你轉達，待老身尋得柴米，賤體略略掙扎些，來拜覆住持的話頭便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利口伶牙，拿班做勢。

柴米送來，方能了事。

行童道：「住持爺立等老菩薩講話，同我到寺中喫早飯去。」趙蜜嘴道：「這個卻使不得，成甚體面！況且身子狼狽，寸步也移不動，多分明日來見住持爺，相煩申意。」打發行童國寺。

此時鍾守淨眼巴巴等候回音，忽見行童來到，便問：「趙媽媽怎地不來？」行童將趙婆與兒子爭鬧，少柴沒米的事情說了一遍。鍾守淨笑道：「這老婆子卻也沒些轉智。既無柴米，何不著人到我這裏借掇，卻在家裏尋鬧。」看官聽說，趙婆這些做作，正是騙財物的圈套，鍾守淨那裏省悟著。兩個道人馱了五斗白米。挑了一擔柴，送到趙婆家裏來。這趙婆與兒子，料得鍾守淨決然著套，都不出去，燒茶專等，果然見兩個道人挑柴送米來了。趙婆接了，歡天喜地，陪道人喫茶罷，送出門道：「拜上住持爺，承惠柴米，午後面謝。」道人自去了。

趙蜜嘴午飯後，換了一身衣服，逕往妙相寺裏來。進得寺門，見那一個挑柴的道人，正在殿上點香。一見趙尼姑來到，丟了香，先進房裏通報去了。鍾守淨分付廚下預先燒好茶伺候。只聽得腳步響，趙婆哈哈地笑入房裏來。見了鍾守淨，連連的打問訊，謝了又謝。鍾守淨道：「小可的事，何必致謝。且請坐喫茶。」就問：「乾娘，你原約昨日來見小僧的，使我懸懸地望了一日，望得眼穿，盼得腸斷，好失信人也。」趙婆笑道：「不要提起，只為家裏少長沒短，嘔了一場鬧氣，賤體不快，故此失約。不合又在行童面前老實告訴了，蒙住持爺賜柴賜米，正謂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暫且收了，再留後報，特來拜謝。目前貴體比往先好些麼？」鍾守淨道：「賤恙頗覺有一分兒好意，只是心裏熱焦焦的過不得。前日所求事體，曾有些良策麼？」趙婆道：「老身費了一夜神思，設下一條妙計，今日特來商量。」鍾守淨道：「既有良策，即便施行，小僧無有不依。」趙婆低聲道：「耳目較近，難以言語。」

鍾守淨發付行童出房去了。趙婆將椅子移近前來，附耳低言道：「如此如此，這計何如？」鍾守淨聽罷，跌腳道：「妙！妙！果然是個女張良。」趙婆道：「不要先歡喜。若言容易得，便作等閑看。還須密用心機，到手時方纔是穩。」鍾守淨帶笑叫行童換茶，趙婆起身告行。鍾守淨道：「且坐，小僧有一件粗物相贈。」就在箱裏取出一匹茶褐色絕細的綿綢，對趙婆道：「權送與乾娘做件衫子穿。」趙婆推辭道：「此綢老身決不敢受。未有寸功，焉受重賞？」鍾守淨道：「乾娘不要嫌輕推卻。若收去，小僧心裏纔安，另有計較。」趙婆接在手裏，謝道：「常言講得好：長者賜，不敢辭。老身只得權收了，後當補報。」作謝而別。

鍾守淨獨坐，思量這趙婆計較，果然有些妙處，越想越有滋味，隨著他此計而行。當晚分付廚下道人，磨起一斗糯米粉來，做成豆沙餡子，明早候用。當夜睡不安枕，天未曉，便穿衣起來。著道人買了兩個豬腿，將那隔夜磨起的米粉，裹了餡子，做下一盒京圓，蒸熟了，用兩個朱紅盒子盛著。又取象牙梳一副，名人詩畫檀香骨子金扇二柄，藏于匣內，使道人挑了，行童引路，送到元宵夜裏借點燈的那一家去，分付道：「如此如此。他若不肯收時，不要管他怎的，只出了盒子就走。」

行童領了分付，和道人一逕到沈全家裏來。卻好沈全不在家，那婦人坐在軒子內做針指，忽聞簾外聲喚，步出看時，見一小廝和道人挑著盒子走入來。賽玉問道：「你兩位是何處來的？」行童答道：「我們是妙相寺鍾法主差來，有些薄禮奉送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妙相寺雖然鄰近，日常間未有往來，何故有禮相送？二位莫非差了？」行童道：「大娘子，你記得正月□五夜更深時分，有一位長老同小人來借燈點燭麼？」黎賽玉道：「正是。那元宵夜裏，長老來借燈，我想著有些像妙相寺裏的鍾住持，果然是他？」行童道：「那長老正是鍾法主。因攬了大娘子府上，心裏不安，次日要來拜謝，為染了些小恙，一向失禮。昨日聖上差一員中貴官，齎此圓子，賜寺中二位住持。鍾住持想那夜攬擾，無可奉謝，特著小子送這幾個聖上欽賜的圓子來，與大娘子做點心。望乞笑留。」

黎賽玉笑道：「何須住持爺如此費心，這禮物怎好受得？煩二位帶轉去。」行童道：「住持說一定要大娘子收的，小人們怎好帶得轉去。禮雖菲薄，到是住持一點敬心。若大娘子不受時，教我們不好回話。」黎賽玉道：「佛門中的東西，難以消受。況且無功受祿，決不敢領。」兩下推遜了半日。長兒向前道：「娘，既是鍾住持送來的，也是一點敬意，收了待後回禮就是，何必恁般推卻。」黎賽玉笑道：「蠢牛，你省得甚麼事！」道人趁口道：「還是這位大哥講得有理。」行童把眼一瞅，道人即將盒子遞與長兒。長兒接了，順手倒在桌上，就搶一個圓子，丟在口裏喫。黎賽玉再欲推托時，行童又將這豬腿也出放桌上。道人接了空盒，先挑出門。行童開了拜匣，將金扇牙梳放于針線筐裏，三五步也跳出門去了。黎賽玉勉強收了道：「有勞二位，多拜上住持爺，另日奉謝。」行童和道人回寺而來。鍾守淨倚門痴的專等回話，見行童回來，忙問何如。行童把初時推卻，次後收留的話說了，鍾守淨不勝之喜，即著行童通知趙尼姑去了。

話休絮煩。卻說黎賽玉雖然收了這些禮物，他是個伶俐的人，有些膽科，終是不安，也不去收拾，就放在桌上，心內自想自猜。不多時，丈夫回來了，進得門，見桌上放著兩個豬腿，又有許多圓子，筐籃上金扇牙梳，驚訝道：「此物何來？」黎賽玉道：「我不講，你不知道，也是沒要緊的事。正月元宵夜間，我在門首看月耍子，見一和尚同一個小廝，行過我門首。偶然燈籠黑了，問我借燈點燭。原來就是妙相寺裏鍾住持。他道打攬了我們，今日特送這些禮來相謝。我再三不肯收，被行童定要放在這裏。我正等你回來計較。」沈全笑道：「有甚計較？他好意送禮物來，反怪他不成？只顧收下喫了再處。這和尚到也是知趣的，正為雪裏送炭。我昨晚到今午時，點了一日肚燈，早上出來尋相識借錢，捱破面皮，並無一人肯借，只得空手回來。今放著許多現成之物，不討自來，不喫待怎地！俗言說得好，看了米囤到餓死？長兒，快燒起鍋來煮豬腿，先將圓子來點飢。」黎賽玉見丈夫如此說，心下也放寬了。

沈全看了扇上詩畫，□分歡喜。正在誇羨之際，只聽得簾外有人咳嗽。賽玉門眼裏張望，見是趙婆，忙迎出來笑道：「老媽媽，許久不來寒舍耍耍，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趙婆道：「一向窮忙，不得工夫望你。今日因便，特來相拜。大娘子，你近日好麼？」黎賽玉道：「有甚麼好？日用不敷，苦守薄命。媽媽，你到更覺清健了。」趙婆道：「兒子沒掙扎，終日淘氣，怎得清健？今有一串上好滾圓雪白珠子，是一宦家侍妾，央我貨賣幾百貫錢鈔。我想起大娘子是識貨的，故特來問一聲。或要時，倒也便宜。」黎賽玉道：「苦也，那得閑錢，換這珠玉受用。媽媽，你不知我家艱苦，只看我身上，布草兀自不充，焉能夠想這富貴的道

路？」趙婆道：「大娘子又來太謙了。你是不要他用，若要時，打甚麼緊？」黎賽玉道：「恁般光景，今生休要指望。」趙婆道：「青青年少家，休講這話，大官人發跡時，正要受用哩。」黎賽玉笑道：「莫想這地步。」

趙婆即起身道：「大娘子既不要，老身告別，另日再來看你。」黎賽玉道：「且請坐，用幾個點心去了。」趙婆道：「不消了。」黎賽玉道：「又不是為你買的，有現成的在此。不嫌時，便喫幾個何妨。」趙婆道：「大娘子恁地講時，只得喫了去。」長兒用盤托出圓子來，趙婆接上手，喫了兩個，問道：「這圓子是何處買的？恁般細膩好喫。」黎賽玉笑道：「是妙相寺鍾住持送的。為元宵夜間問長兒點燈，他道是打攪了我們，今日著道人送兩柄金扇，一副象梳，兩個豬腿，一盒圓子來相謝。」趙婆道：「天呀，你自不喫，倒先請我喫。這鍾和尚莫不就是那正住持鍾守淨麼？」長兒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趙婆拍著手道：「這個天殺的和尚，好不富貴，好不受用。不知怎地結得當今皇帝的緣法，欽賜他許多金銀寶貝，封做天下都法主，四海聞名。那一家皇親不欽敬，那一個仕宦不結交，等閑的和尚，只好比他腳上毫毛，兀誰趕得上！」黎賽玉笑道：「講他怎的，這也是宿世修來福分，故今生有這般受用。」趙婆點頭笑道：「大娘子講得有理。我和你只是前生未曾種得福根，今世裏卻有許多磨折。如今再不結些善緣，一發墮落了。正謂：人身難再得，作善是根基。」黎賽玉道：「我也曉得，只因手裏少了錢，要行行不得的苦。」趙婆道：「不是這等講。他富貴的，行那富貴的事；我貧窮，幹我貧窮的事。比如那修橋砌路，塑佛造殿，這是有錢的所為；我和你行些方便，積些陰德，燒些香，念些佛，聽經拜懺，也是修行的道路。還有那千人會，若去得幾次，人身不脫。只怕大娘子懼官人攔阻，不肯出去燒香赴會哩。」黎賽玉道：「不怕甚人敢來攔阻，只愁沒人引路。況兼年幼，怕惹人笑話，故此一向未敢出門。」趙婆道：「大娘子舊家兒女，誰敢笑話？古人道：『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。』臨欲回首之際，丈夫兒女也替不得你，怕甚麼外人談講！下次或遇做佛會時，我來相請，可也去麼？」黎賽玉道：「媽媽若肯帶挈時，怎地不去？」趙婆又坐了一會，講笑談天，作謝出門。

自此以後，趙婆時常到沈全家裏來，或央黎賽玉補些衣服，做些壽鞋，或是拿絨線來挑花刺繡。不時送些柴米資助，或將酒食來同喫，這都是鍾守淨的錢財，要趙婆交結他，好引進幹事。這黎賽玉夫妻二人，那知趙婆奸計，只道是他好意，甚是感激。趙婆若來時，就如嫡親父母一般，不離口的親娘媽媽，冷水也燒做熱茶款待。

卻又過了月餘，早是四月初八日，乃釋迦牟尼佛生日。不拘大小庵觀寺院，都做盂蘭盆大會。當日卻是初六，趙婆預先和鍾守淨計議定了，卻到黎賽玉家裏來。賽玉燒茶，殷勤相款。趙婆道：「今日特來相請大娘子去赴佛會哩，不知有工夫去麼？」黎賽玉道：「終日清閑耍子，怎地沒工夫？但不知是何處佛會，望媽媽帶契則個。」沈全道：「老媽媽又來多事了。做佛會有甚好處？男女混雜，惹是招非的。與我撇開，別尋道路，免勞挈帶。」趙婆變了臉，正言作色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大官兒講這等落地獄的話，虛空過往神明，鑒察著你哩！謗佛的罪孽深重。佛偈講得好：人生將相與公侯，累劫皆從三寶修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就如大官兒生得五官周正，不啞不聾，得這樣一個男身，與女人先差五百劫，豈是容易？又配著這等如花似玉百能百會的一位娘子，皆是前生種成善根，修行得來，今世方能受享。還有些兒修不到處，止是一個平民。若前世修行念佛，結緣種福，苦行精進得到時，今世就做那榮華富貴福壽雙全的人了。你看，又有那貧窮孤苦殘疾夭折的，這都是前世謗佛行兇，不登三寶地，不赴千人會，不修不積，未曾結緣種福，故此今生受苦。少年人正要惜福延壽，不可講這墮落的話。佛阿佛，大官兒還不知道哩。」

沈全笑道：「自盤古到今，也有修行的，並不曾見何人做佛，空白喫了一世苦。也有作惡的，不曾見誰人落地獄。俗語云『黑心人倒有馬兒騎』，落得快活。老媽媽，據你這般說時，富貴的有金銀布施做會，就代代富貴；貧窮的口也糊不來，那得銀子布施做會，就代代貧窮。這樣看起來，世上人不消爭名奪利，只消去做佛會，便世世富貴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人死就罷了，四生六道憑你去投胎，有何報應！」趙婆道：「大官兒，你雖是聰明，那曉得我佛門中的奧妙。比如你們讀書的尊孔聖人，道家尊太上老君，我們尊佛，各尊一教。其實三教總是一教，惟有我佛教最大，不生不滅，變化無窮，包得那儒道兩教來。盤古皇帝未生，先有我佛出世。太上老君是我佛的化身。就是孔夫子，也是我佛的化身。故此孔夫子也修行，也喫蔬。」沈全大笑道：「老媽媽專會扯謊，孔夫子可是信佛的人麼？他為何肯喫蔬修行？」趙婆道：「我貼鄰有一學堂，常聽得學生讀書讀道：『夫子在齊，三月不知肉味。』這不是喫月蔬？又讀道：『齋必變食，飯蔬食飲水。』這不是喫短齋，苦行修行？我皈依的師父嘗說，愚夫謗佛，猶如醉漢罵人，都是迷而不悟。大官兒放省悟些，不可口擊造罪。」沈全呵呵地笑起來，跳起身，伸一伸腰，口裏道：「妙妙妙，三般俏。我不管你們閑事。」遂一面走，一面唱出去了。

趙婆也起身要行。賽玉留住道：「老媽媽，不要理這失時的短命，我自與你講講兒。」趙婆道：「我怎與這蛇蠍計較。他男子漢只說得男子漢的話，不知我們做女人的苦處哩。三絡梳頭，兩截穿衣，上看公婆臉嘴，下憑丈夫做主。最可憐我等五漏之體，生男育女，污穢三光，罪孽不小。若不生育，老來無靠；身懷六甲，日夜耽憂，及至臨盆，死生頃刻。幸而母子團圓，萬分之喜，倘有不測，可憐就登時三魂渺渺歸陰府，七魄悠悠入九泉。那時萬孽隨身，一靈受罪。閻王老子好生利害，查勘孽簿，叫牛頭馬面又落血污池裏，不得出頭。又有那鷹蛇來噴，惡犬來咬，此時丈夫兒女都替不得，好苦楚也。若有錢的，陽間做功德超度，還有托生日子。如夫主無情，別借姻眷，不修佛行，這一點陰魂浸在池裏，永劫受苦，不得翻身。皆因不曾在佛地上走過，以致如此。若走過佛地的，雖落池中，無諸苦楚，池裏便生蓮花接引他托生，不受惡纏了。」

黎賽玉聽罷，不覺聳動心腸，眼淚紛紛的滾下來。趙婆道：「大娘子，不必垂淚，若能及早回頭念佛，來世便女轉男身。如今四月初八是西方佛祖釋迦如來的壽誕。妙相寺年規，大雄寶殿裏做會，男女僧俗道眾何止千人。本寺兩位法主會議，男女混雜，不當穩便。今年改了舊規，兩位住持，各管轄一處。東首敞廳裏是鍾住持為主，接引女眷們念佛；西首廳裏是林住持為主，接引男客燒香。這規矩甚是有理，省了許多是非。老身在東廳裏簿子上寫了一個為頭的名姓，要我拉請三五位女眷同去赴會。我想這鍾住持是有德行的老爺，行事極有法度，誰敢不服。況且女眾們一處兒拜經念佛，極其清淨，又沒半個閑雜人敢來混擾，故勸大娘子去走一遭，免些罪過。比那小去處，勝過百倍。講便是這等講，大娘子你自主意。別人勉強勸去念佛，是沒功德的。」黎賽玉道：「恁地時必然去走一遭。媽媽千萬挈我同去，只是不知要多少齋錢？」趙婆道：「齋錢不必在意，都是老身一力包辦。今日就要喫蔬淨身，初八日起早梳洗，我來接了你同去。切不可二心三意不志誠，反造罪孽。」黎賽玉道：「念佛是一樁正事，豈有二心三意？只是媽媽須索早來相伴同行。」趙婆道：「不必講，決然早來同往。」講罷，相別而去。

黎賽玉到初八日，五更便起來點燈梳洗，一面著長兒煮熟了早飯，預先喫了，只等趙媽媽來就行。不多時聽得敲門，趙媽領著幾個女伴進到家裏，約了同行。黎賽玉穿了一身齊楚衣服，分付長兒晚間寺中來接。和這趙婆一行人，取路往妙相寺來。進了兩重山門，果見紛紛人眾往來。一應道僧長老道人野老，都尋著男子隊裏，逕到林住持西首禪堂去了；一概尼姑女眾，都隨著女伴到這鍾住持東首廳裏來。只因這個佛會，有分教——面壁禪師沉欲海，守貞良婦煽淫風。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畢竟聽經後做出甚麼勾當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